



- [第一节 林丹汗统治与漠南蒙古附清始末](#)
- [第二节 卫拉特联盟与喀尔喀卫拉特联盟](#)
- [第三节 准噶尔汗国的建立与喀尔喀的变化](#)
- [第四节 准噶尔汗国的强盛与青藏局势的演变](#)
- [第五节 准噶尔汗国之衰亡与喀尔喀反清斗争](#)
- [第六节 清朝统治蒙古的机构及其政策](#)
- [第七节 清初至1840年前的蒙古经济文化](#)
- [第八节 鸦片战争与蒙古官兵的壮烈业绩](#)
- [第九节 俄日等列强对蒙古的争夺与分割](#)
- [第十节 末代“新政”与改良思潮对蒙古的影响](#)
- [第十一节 清朝后期蒙古地区的宗教变化](#)
- [第十二节 清末蒙古地区的反抗抗垦运动](#)
- [第十三节 清朝后期蒙古社会形态的转变](#)

## 第七章 清代蒙古及准噶尔汗国史略

### 第三节 准噶尔汗国的建立与喀尔喀的变化

- [134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与准噶尔汗国的诞生](#)
- [135 准噶尔汗国的西征与扩张](#)
- [136 喀尔喀蒙古局势的变化](#)
- [137 准噶尔军队首次东进与喀尔喀之依附清朝](#)
- [138 策旺阿喇布坦之变](#)
- [139 准噶尔军队第二次东进喀尔喀与蒙俄摩擦](#)
- [140 乌尔会大战](#)      [141 乌兰布通战役](#)
- [142 多伦诺尔会盟及博硕克图汗的艰难处境](#)
- [143 西藏黄教势力及青海和硕特部对博硕克图汗的支持](#)
- [144 昭木多战役与博硕克图汗之死](#)

### 144 昭木多战役与博硕克图汗之死

#### 一、准噶尔军队第四次东进喀尔喀

博硕克图汗（噶尔丹）总结了乌兰布通战役的经验教训，制定了一套与清朝长期斗争的战略战术。在战略上，用计煽惑喀尔喀及内地蒙古反清，使清朝首尾不能相顾；在战术上，清朝出师时，师少则与之战，师众则委地而退，清兵撤退时，袭击其后。他料定如此不过数年，清朝则赋耗绝而败，那时喀尔喀和内地蒙古自然到手。

1695年春，西藏使者达乐汉鄂木布到科布多地区，向博硕克图汗传达了“达赖喇嘛”旨令：“南征大吉也”（《平定朔漠方略》）。督促博硕克图汗再度挥师东进（南为准噶尔方向之东）。1695年二月，博硕克图汗将散居在乌兰固木、科布多、空奎、扎布干、察罕色浑和哈萨克图等处的诸鄂托克宰桑集中于空奎、扎布干一带，组织了约有2万多人的队伍，于五月从科布多出发，途经塔密尔，深入喀尔喀。为了争得喀尔喀民心，他严令诸宰桑、台吉，不得惊动和肆行劫掠喀尔喀各地台吉，交予阿拉布坦、丹济拉、丹津鄂木布率领3000人的队伍，开往克鲁伦河流域，向喀尔喀台吉们宣传，就地安居乐业，不必惊慌逃避。阿拉布坦还致书喀尔喀纳木札尔陀音，希望他不必惊慌。可是，纳木札尔陀音误解其意，尽弃牛羊，慌忙南逃。阿拉布坦等尽其所弃牛羊，东赴克鲁伦，与博硕克图汗会师。

八月二十二日，博硕克图汗又拔营启行，越拖诺岭，在克鲁伦河的峨格穆尔布哈苏台驻扎一个多月后，又至克鲁伦河源的巴颜乌兰环列扎营，准备过冬。以巴颜乌兰为中心，派遣了三路远哨。枯库德勒苏一路，俄农巴济尔一路，克鲁伦河下流一路，每路汛哨为36人组成。

康熙皇帝为观察和收集博硕克图汗的军事情报，以了解纳木札尔陀音被掠情由为名，派五品官阿尔必特佑至巴颜乌兰。十一月，阿尔必特佑持博硕克图汗书信返回北京。其书云：“……辛未年来，莫美善蕃，乘便有行，想皇上亦鉴悉之。念与蒙古疆界相近，恐有妄行，故为之禁止。遣人一队，遣书道意。而纳木札尔陀音等，反以为往攻，弃其牲畜而去。至所云掠喀尔喀之事，乃我界上行人所劫，我不知之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戊子条）

博硕克图汗到达巴颜乌兰后，也暗中派人收集清军动态及外藩札萨克情况。严防奸细的活动，康熙皇帝下令清查处理了京城、呼和浩特、张家口等处喇嘛、班第中的奸细和密探。清廷还规定了凡达赖喇嘛派往各札萨克，或各札萨克派往达赖喇嘛的使者，具应报部登记，携带部发印文符验，方能来往。尽管这样，在外札萨克所潜伏的卫征喇嘛、喇克巴格隆、海喇图囊索、罗布藏丹津、丹津鄂木布、朱喇图、达尔扎等喇嘛、班第，仍暗中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交换信息。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从巴颜乌兰派遣的罗布藏端罗卜、尼尔巴格隆及尼克塔鄂木布等到外藩札萨克各地，与卫征喇嘛、喇克巴格隆等取得联系，收集清军及各札萨克情况。由于清朝的严密监视，使他们的活动败露，罗布藏端罗卜、尼尔巴格隆、尼克塔鄂木布、卫征喇嘛等被处以死刑。被牵连的众喇嘛、班第都被送往盛京庙宇管教。

## 二、昭木多战役

博硕克图汗深入克鲁伦河流域，为康熙皇帝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为了不再重演乌兰布通战役之误，康熙皇帝决定亲自出征，给博硕克图汗以歼灭性的打击。

康熙皇帝与议政大臣们详细地研究制定了出兵计划与作战方略。定于1696年二月，趁卫拉特军队马匹疲瘦，不便远遁之机，分三路出师，将其夹击于土拉河一带。

三路军中，西路为重要。康熙皇帝任命安北将军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，令他于二月十八日率军自呼和浩特开赴土拉河，堵截博硕克图汗的归路。右翼察哈尔、呼和浩特土默特、四子部落、鄂尔多斯等蒙旗兵马，随西路大军从征。为了加强西路兵力，又令振武将军孙思克、西安将军博济、扬威将军舒努率领陕、甘满、汉军，自张掖(甘州)、酒泉(肃州)取道额济纳、昆都伦挺进。在喀尔喀翁金河，与费扬古会师并接受其统领，总兵力超过5万人。

中路大军，由康熙皇帝亲自率领。中路大军除京城满洲八旗兵外，又调盛京、宁古塔、黑龙江、宣化府、古北口满洲八旗和绿营兵与喀尔喀诸札萨克兵员，总兵力4万余人。于二月三十日，分两支由京城出发，康熙皇帝率领一支，由独石口出关；内大臣所领一支，由古北口出发，在预定地点会师后，直奔喀尔喀克鲁伦河。

东路军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、宁古塔将军佟宝、盛京将军绰克托等所率满洲八旗兵为主力，归萨布素将军指挥。四月初，集结于索岳尔济山一带。两乌珠穆沁、两浩齐特、两阿巴哈纳尔、两阿巴垓、两苏尼特、两巴林、两扎鲁特、十科尔沁、克什克腾、敖汉、奈曼等旗的蒙古兵马，在索岳尔济山西，乌尔会河源集结，与萨布素将军会师，开往克鲁伦河下游，遏止博硕克图汗东进。

三路大军出师之前，恐博硕克图汗远逃，康熙皇帝曾先后派遣五品官阿尔必特佑、侍卫克什图、主事保柱以及科尔沁沙津王属下鄂漆尔等人，到博硕克图汗所在地。一则在大军到达之前设法羁其远走，二则侦其军事势力及活动范围。博硕克图汗洞悉了康熙皇帝用意。他下令全军整装拔营，故作移营工喝劳图之状。侍卫克什图和保柱，分别于1695年十二月十八日及1696年正月十五日，抵博硕克图汗的新驻地土拉河。二人一到，便被软禁，直到三月十七日才获释，但坐骑被没收，他们步行而返。四月十日，克什图和保柱行抵中路军营时，已无法准确奏报博硕克图汗的去向。二月份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奉康熙皇帝旨令，以假“投顺”为名，“潜遣”属下鄂漆尔赴土拉河，设法扰乱博硕克图汗的行动计划。博硕克图汗并未上当，当即遣回鄂漆尔。鄂漆尔将博硕克图汗“有兵二万，又借俄罗斯火器兵六万”（《平定朔漠方略》卷22）的情报奏报康熙皇帝。内大臣索额图和大学士伊桑阿等听了大惊失色，具奏请皇上原路回师。但康熙皇帝未采纳大臣们的建议，下令继续北进。

博硕克图汗已料到康熙皇帝率领三路大军并进，其目的是想在土拉河一带夹击卫拉特军队。为了破坏康熙皇帝的计划，决定撤离土拉河。四月初，博硕克图汗下令烧掉了土拉河的布尔察克以南10余站内的草原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康熙三十年五月己巳条），以绝西路大军。同时，拔营转移，沿克鲁伦河至达尔罕敖拉一带驻扎。四月末，康熙皇帝亲率中路大军抵达距离达尔罕敖拉只有五宿之遥的地方。内大臣和大学士奏请康熙皇帝，不宜一路冒进，暂且等候西路大军到来。康熙皇帝为了在西路大军到来前稳住博硕克图汗，决定把从京城特意带来的长史多禅公主，作为“美人计”送给博硕克图汗。五月四日，将长史多禅公主连同赠送的暖帽、蟒袍、妆缎衬、纯金钩、巾纓带一条、币十端、银二百两，由中书阿必达送往博硕克图汗驻地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康熙三十年五月己巳条）。五月六日，卫拉特丹济拉率领1000多人，到颜土库列图，迎接长史多禅公主。博硕克图汗料及，康熙皇帝以“美人计”诱他上当，以便中、西两路夹击。为了避免被夹击，他决定率部撤离达尔罕敖拉，西走巴颜乌兰，与阿拉布坦会师，攻打西路清军。五月七日，博硕克图汗溯河而行，经克勒和硕、拖诺山，至巴颜乌兰与阿拉布坦会师，由此直奔土拉河。五月十二日，到达土拉河附近的特勒尔济，安营布阵，准备迎击西路大军。

向土拉河前进的西路大军，在沙漠中艰难行进，粮草不济，人马疲饥。五月三日，北渡土拉河时，仅有14000人抵昭木多扎营。昭木多位于肯特山南，土拉河北，汗山之东，是明成祖破阿鲁台的旧战场。因三面距河，林木茂盛，故称之为昭木多。费扬古利用昭木多的天然条件，令孙思克率绿旗官兵居中；京城、西安的满洲官兵，察哈尔及诸札萨克蒙古兵丁居东侧；令右卫官兵，大同绿旗兵，沿河布阵；令前锋统领额代、副都统阿南达、阿迪等领兵400前去挑战。已有作战准备的卫拉特军队列阵而来。阿南达等且战且退，将卫拉特军队引至昭木多阵地。未时，清军和卫拉特军队开始交锋，双方都下马列阵步斗。清军身穿绵甲，更有火器优势。卫拉特军队蜂拥攻击清军所居小山，人人如猛虎，前赴后继。清军以藤牌和拒马木阻其冲锋，并弩铳迭发，集中火器猛烈炮击。阿奴哈敦（博硕克图汗皇后）、戴巴图尔宰桑、博罗特和卓等中炮身亡。在敌人的猛击下，博硕克图汗、丹济拉、丹津鄂木布等先后撤退。阿拉布坦虽几处受伤，但仍率其分队英勇厮杀。博硕克图汗整顿队伍后，又冲杀进来，与清军短兵相接。战至日暮，双方死伤2000多人，但仍相持不退。

在山顶观战的费扬古见卫拉特军队后阵人马不动，遂令一支军队袭击其辎重，又令河岸所设伏兵，侧面突袭博硕克图汗。顿时，博硕克图汗阵后大乱，妇女小孩喊声大作，影响了正在酣战的卫拉特军队的士气，使其乱了阵脚。趁此机会，清军上马呼喊围攻冲杀。被击溃的卫拉特军队，凭暮色纷纷逃入山林。战后，清军捕获3000多名卫拉特人，获牛羊6万多头只（魏源《圣武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）。

## 三、博硕克图汗之死

卫拉特军队被击溃时，50多人拼死护卫博硕克图汗，撤离昭木多战场，避入山林。丹济拉、丹津鄂木布、阿拉布坦、诺延格隆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也相继撤出了昭木多。他们收集所属逃散者，派人四处寻找博硕克图汗的下落。当得知，博硕克图汗在塔密尔

河一带的台库勒时，立即西趋塔密尔，沿途收拢失散部众，至台库勒与博硕克图汗会合时，共收拢5000多人（王先谦《东华录》圣祖卷，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己巳条）。

他们在塔密尔地区打猎捕鱼度日期间，博硕克图汗主持召集会议，研究了今后去向及生计问题。与会者各抒己见，意见不一。有的主张去劫掠翁金河一带的喀尔喀人；有的主张率部前往哈密。博硕克图汗倾向后一种意见。丹津鄂木布和阿拉布坦却主张劫掠俄罗斯哈喇特布喇特的粮食后，进驻阿尔泰，与策旺阿喇布坦靠近（《平定朔漠方略》）。博硕克图汗未采纳其意见，反而严厉斥责了丹津鄂木布，从而引起丹津鄂木布的不满，使他产生了投奔其兄策旺阿喇布坦之意。

六月二十八日，博硕克图汗按计划令丹津鄂木布为左翼，阿拉布坦为右翼，自台库勒开赴翁金河。在途中，丹津鄂木布策动并威逼阿拉布坦，离开博硕克图汗，投奔策旺阿喇布坦。阿拉布坦惧其势力，只好违心地随其意图。七月一日，丹津鄂木布托言创伤重发，欲往浴温泉，遂率领所属1000余人离去。阿拉布坦也以去额德尔齐劳图取辎重为由，率领1000余人出发，并派人向博硕克图汗通知了丹津鄂木布叛走之事。七月七日，博硕克图汗率领1000多人，将丹津鄂木布追至额德尔齐劳图，未经交战，召回男女500多人。丹津鄂木布领70余人，走阿尔泰。其岳父察浑台吉率100余人，西走图尔古特，明安特的纳玛希什台吉率400多人北走洪郭赖。

丹津鄂木布的脱离，影响了博硕克图汗去翁金河的计划，又返回台库勒。七月十八日，博硕克图汗与丹济拉、诺延格隆、吴尔占扎布、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及杜尔伯特的东陵台吉率领3000余人，向库伦伯勒齐尔的推河挺进。博硕克图汗的队伍到推河后，一无所获，加之气候异常，下起大雪。无奈只得派丹济拉去翁金河，设法筹集些粮食，以便去空奎、扎布干过冬。

那时，翁金河一带有费扬古西路军所留粮食。副都统祖良璧奉命至翁金，就地烧掉部分粮食，运走所剩部分。丹济拉率领2000余人，途中拦截了副都统祖良璧所领辎重队伍，抢到一些辎重和粮食。在札萨克图汗旧居博罗乌纳罕与博硕克图汗会合后，博硕克图汗率部西走库伦伯勒齐尔。

昭木多战役之后，康熙皇帝为防备博硕克图汗奔青海或西藏，分兵把守额尔古纳、昆都伦、布隆吉尔等与西藏、青海往来的必经之路。康熙皇帝还将博硕克图汗败遁之事，遣使传准噶尔策旺阿喇布坦，要求若博硕克图汗投奔而去，或擒或杀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条）。1696年八月，又派理藩院二郎保去青海，向和硕特诸台吉传达了部发印文，告诫诸台吉：如遇噶尔丹而不将其拿获，或抓获而不送，朝廷将其视为敌人。昭木多战役，也震惊了哈密头目额贝都拉达尔汉伯克。他原向博硕克图汗纳贡，并多次提供过援助，因而深恐清朝对其讨伐治罪。1696年九月，遣使来京，进贡归降。并表示在巴尔库尔一带设立哨探，协助副都统阿南达捉拿博硕克图汗。完成一系列部署后，康熙皇帝决定派人劝降博硕克图汗。1696年十月和十一月，先后派遣卫拉特人曼济、阿旺丹津和员外郎博什希、笔帖式闰寿等至博硕克图汗处，劝其速领余众，投诚归顺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甲辰条）。博硕克图汗拒绝了康熙皇帝的屡次劝降，决心在杭爱山以西地区继续坚持下去。

1696年十月，博硕克图汗从库伦伯勒齐尔西迁数百里，至白格尔察罕厄尔格。为解决数千人的生活所需，他令各宰桑率领属下，在萨克萨图古里克周围打猎捕鱼自行解决所属民生。博硕克图汗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也奉父命，至巴尔库尔山一带行猎捕兽。其行迹被哈密头目额贝都拉达尔汉伯克所侦知，将其抓获，交给副都统阿南达，送往北京。

1697年三月，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迁居阿察阿穆塔台。其实，长年艰苦奔波奋战的博硕克图汗早已积劳成疾。此时他的病情日渐恶化，其随身医生程布藏布，力治不愈；集众喇嘛念经也不见效。十三日上午，[噶尔丹博硕克图汗](#)病逝，终年54岁。当晚，丹济拉等火化了博硕克图汗的遗体，并将骨灰交给了其侄策旺阿喇布坦（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《蒙古族通史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01年发行版）。

[东方民族网站编辑]

[发表评论或留言](#)

[下一篇](#)

[返回上页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